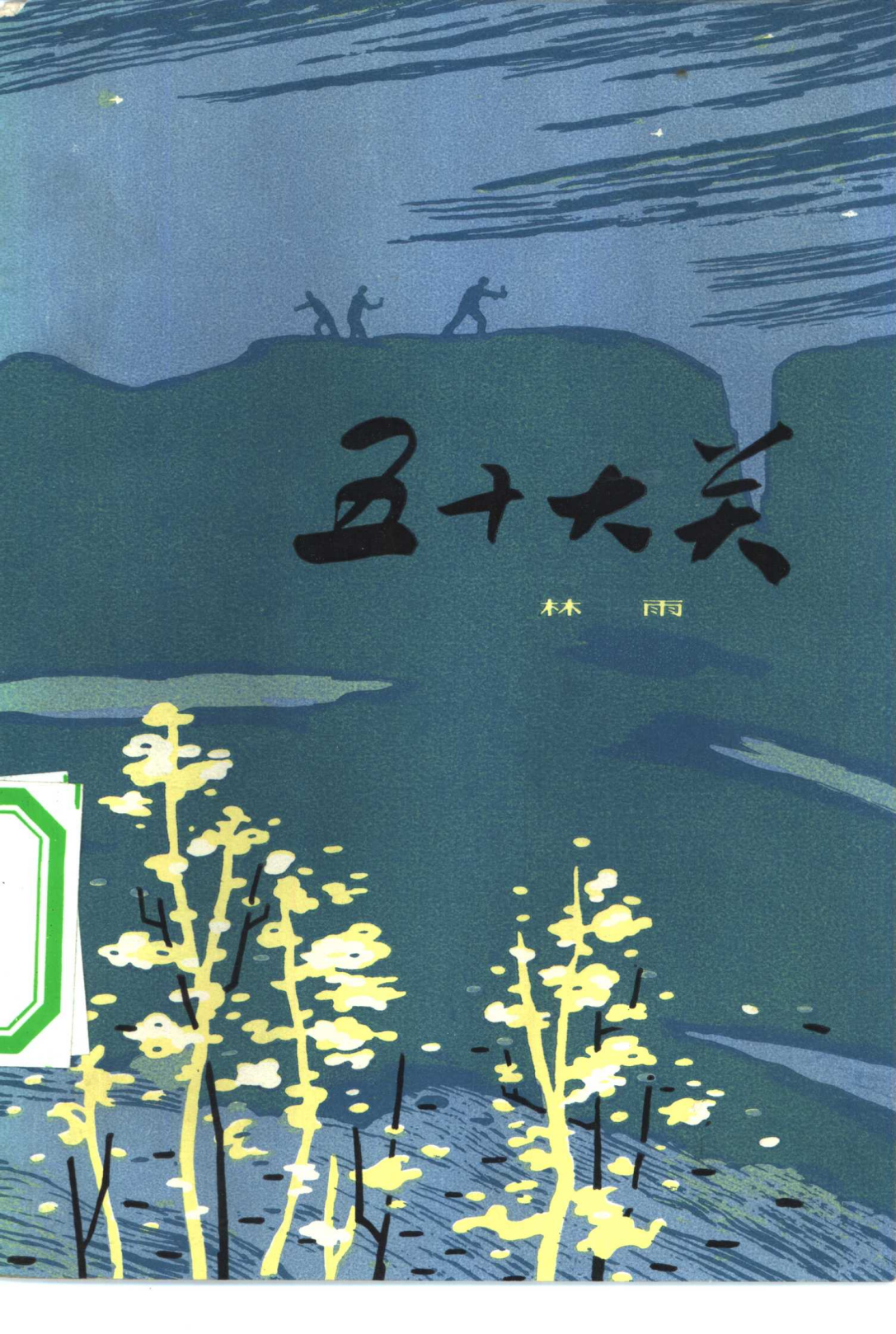


A stylized landscape illustration in shades of blue and green.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yellow, spiky plants. In the middle ground, there are dark green hills. On the top of one hill, three small figures are visible, appearing to be in motion.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blue sky with horizontal brushstrokes.

五十大关

林 雨

装帧：朱展程

五 十 大 关

林 雨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嘉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字数 171,000

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书号：10078·3044 定价：0.59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中十六篇短篇小说，是从作者近二十年来创作的作品中选收的。这些小说，除一篇写学校的现实斗争生活外，十篇取材于部队生活，积极地反映了我军在当时的对敌斗争、战备训练中，所出现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五篇取材于农村生活，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在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中的精神风貌。作品的主题思想好，人物形象生动，文笔简练活泼，构思新颖有致，艺术上有一定的特色，对读者有强烈的鼓舞作用和普遍的教育意义。近几年来创作的几篇，作者在选择题材和运用表现手法方面，又作了新的尝试。



目 次

海上擒敌	(1)
拔敌旗	(18)
上任之前	(34)
榕树下的星期日	(45)
最后一小时	(57)
五十大关	(70)
刀尖	(91)
政治连长	(108)
捕声捉影	(130)
补种	(151)
三天的故事	(167)
伟大的事业	(187)
烧水炉旁	(208)
你喜欢谁	(219)
静静的黎明	(235)
家庭悲剧	(253)
漫谈主题思想(代后记)	(269)

海上擒敌

在福建两千八百公里海防线上的海域里，有这样三个海岛：一个叫作雄猫岛，它的形状，恰似昂首待发、准备捕鼠的大雄猫，我前线部队某团三连驻守在这里；另一个叫作大鼠岛，为蒋介石匪军盘踞着；还有一个叫作二鼠岛，它在雄猫和大鼠两岛中间、稍稍靠近大鼠岛的地方，这个岛上，既没有群众居住，敌我双方又都没有驻军，大家叫它是空白岛。大鼠岛、二鼠岛，虽是一大一小，但却都象灰鼠一般，伏在滔滔海浪之中。雄猫岛和大鼠岛，虽是光明和黑暗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它们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却很靠近，相隔只有四千米左右。也正因为这样，这里的敌我斗争，常常要采取动枪动刀的形式。在一九五八年我军严惩金门蒋军的时期，在一九六〇年我军大炮“迎送”瘟神艾森豪威尔的时候，雄猫岛上的我军炮兵，曾经显示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巨大威力。今天，说的却是另外一个敌我斗争的小段，叫作：“红色子弟，海上擒敌。”

刘虎奉命传令

这天一大早，团长、营长就从大陆上来到雄猫岛。首长

— 1 —

的到来，引起三连战士们的议论纷纷。尽管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这些猜测却有一个共同之点，都认为这与对面大鼠岛上的敌情有关。因为，这两天大鼠岛上的敌人活动频繁，空中也多了三个无线电频率，说明敌人各岛之间加强了联络。大鼠岛旁边的二鼠岛上，昨天早上，忽然树起了一面国民党的旗帜。这一切都表明，蒋介石匪帮又要闹什么鬼把戏了。这次首长的到来，十有八九是来布置对敌斗争任务的。

三连的同志们，在常年的对敌斗争中，锻炼了一股强烈的求战情绪，每遇到这种情况，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九班有个战士叫刘虎的，见首长到来，早就急着去见首长，提提自己的要求，只是因为早上都是全连集体活动，没有工夫单独行动。直等到开饭，他胡乱吃完了早饭，丢下碗筷便向连部跑去。他跑到连部窗外，这才收住脚，探着半个脑袋，从窗口向里望，只见团长、营长和本连的连排干部们，正围着沙盘在研究情况。他想：“里面正谈军事机密，还是以后再见首长吧！”刚要转身回班，忽听屋里的团长喊道：

“警卫员，到窗外抓侦探去！”

好厉害的眼睛，就这么一伸头，倒被团长发现了。刘虎刚要跑走，又听营长说道：

“刘虎，进来吧！在外面探头探脑象啥？”

刘虎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报告首长，三连九班战士刘虎奉命来到！”

“奉命？”连长笑着说，“你奉谁的命？鬼头鬼脑的。把帽子戴正！”

“是！”刘虎这才记起刚才为了向里探望方便，拉歪了帽沿，忘了正过来。他连忙把帽子整理正当，问道：“首长有什么指示？”

团长说：“小家伙，成了老兵了。”转头对营长说：“去年我叫他，他的回答还是‘叫我作啥’？现在学得满正规化了。”

营长说：“你回去马上把你们班长请来。”显然这是首长们早已研究好了，叫九班长来接受任务的。

“是！请九班长马上到连部！”刘虎复诵了一遍，“我可以走了吗？”

团长笑着说：“你去传令吧！不要跑得太急，免得摔跤。”

刘虎“咔”的一个敬礼，向后转，咔咔地走了，一步是一步，既正确又自然，称得起标准的战士。但是，前脚刚迈出门口，后脚早已跑了起来。

营长向团长说：“真是个好战士。”

从团到班，虽然相隔五级，可是，团长对三连的每个战士都很了解。特别是对刘虎，更是了如指掌。刘虎，本岛人。那年团长（那时还是连长）带着三连，跨海解放雄猫岛的时候，他才六岁，转眼已是长大成人。刘虎的爸爸叫刘岩，是这一带有名的民兵模范。敌人早就悬赏捉他，价码是：活的一千，死的八百。刘岩说：“亏得我当了民兵，身价也高了，解放前我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可是，蒋秃头是白

想，要抓我？办不到，看我的儿子去抓你吧！”于是，去年刘虎刚满十八岁，他就把他送到了部队。刘虎和他爸爸一样，满身是劲，浑身是胆，特别听说打仗，一蹦三尺高。虽然平时办事有些毛草，但是，却有一股说干就干的作风，很是讨人喜爱。

刘虎出了连部，正往班里跑，一转弯，差点和五班长撞个满怀。五班长问他什么事情这样慌张，他眨巴眨巴眼睛说：“团首长叫我们班长去！”说完又跑了起来。二班的同志见他这等急，问他什么事？他连停也没停，说：“团首长叫我们班长去！”说着还做了一个神秘的鬼脸。跑着跑着，又遇到了……就这样，他跑回班里，也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这种新闻是长着翅膀的，不多一会，全连都知道了。于是，其他班也沉不住气，他们觉得再不去连部，恐怕这任务要交给别班了。所以，在九班长赶到连部时，其他各班的班长差不多也都到了。他们有的说是“来请示今天做什么训练科目”，有的说是“来问问几点钟了”。不管什么借口，团长早已明白他们的真正目的，便笑着说：

“这样也好，我们干脆开个班长会议吧！”

陈松挂帅点将

班长会议开了一个小时。首先是团长把敌情做了分析，说：

“根据两天来的情况看，蒋介石不是要对我采取一次军事冒险行动，就是要在政治上做一笔什么生意。到底他们

要做什么，现在还不完全清楚。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上级决定由你们连派一个战斗小组，到敌岛上抓个‘舌头’，以便摸清敌情，决定对策……”

团长刚刚讲完，各班长都争着发言，要求任务。只有九班长陈松，坐在那里一动没动，一言没发。

等大家发言的高潮过去以后，团长说：“陈松，你这个‘钢铁班’的班长，在想什么？”

“报告首长，我在考虑这个任务应该交给对地形比较熟悉的人。”陈松讲话，不管什么时候，都是那么平静。“我们班的刘虎是本岛人，对附近几个岛子都很熟悉，擒拿技术也不错；杨青，虽然是学生出身，身体没刘虎那样壮，但是他胆大心细，机动灵活，射击技术又很好。他俩的家，都是在海边上，从小和水打交道，跳到水里跟鱼一样。至于第三个人，叫我去吧！我没有比别人更多的优越条件，可是，首长知道，前年我去大鼠岛抓过‘舌头’……”

陈松讲话，常常把各方面情况分析得十分有理，使人听了无法不同意。别的班长虽然一致表示不能把任务给九班，但也说不出驳倒陈松的理由。陈松也不和人争执，只是耐着性子听大家的发言。

团长对陈松的发言也很赞许。心想：到底是荣誉班的班长，很懂得用脑子。他不禁又想起了陈松哥哥的英雄事迹。那是一九五三年夏季，九班还是陈松的哥哥陈柏当班长，一天夜里，敌人突然袭击雄猫岛，企图以压倒的优势，占领此岛，做为实现他们“反攻大陆”迷梦的跳板。三连与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在最后一次反冲击时，陈

柏抱起了爆破筒，冲向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了。陈柏的牺牲，给我军争取了时间，让增援部队上了岛，全歼了来犯之敌。战后，上级授给九班“钢铁班”的光荣称号。陈松那时还在读书，但他的心里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抱定决心，到前线杀敌立功，为哥哥和牺牲的同志报仇。后来，陈松长大参了军，当领导上知道了他是陈柏的弟弟以后，就把他分配到九班来。三年过去了，陈松迅速成熟起来，个人仇恨已经和阶级觉悟统一起来了，他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成了优秀的党员，也担起了他哥哥生前的职务。

陈松给人的印象是“过于严肃”，分配到他班的战士，在第一周内，见了他总有点拘谨。的确，他沉默寡言，要求严格。但是，只要到了第二周，就会感到他除了对战士们严格外，还非常关心大家。到了第三周，对他就会无话不说了。听听他刚才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是相当认真扎实的。把这次战斗任务交给他，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团长和其他干部商量以后，决定把这次去敌岛抓“舌头”的任务交给陈松、刘虎和杨青。

团长又再三向陈松讲明了任务，提出了要求，最后说：“陈松啊！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敌人既然打算搞阴谋活动，那么必然会有严密的戒备，千万不能有丝毫轻敌和麻痹思想……”

陈松默默地点了点头。

“好吧！”团长又说，“咱们一起到你们班去，找刘、杨二将，做一些具体的研究。”

杨青战前献策

刘虎不管有啥事，总是要告诉杨青的。今天，他把班长叫到连部以后，就去找杨青交换看法。他在宿舍周围找了老半天，没见杨青的影子。直找到岸边的一块大岩石后面，才发现杨青正在那里隐蔽地观察敌岛和海面。

刘虎跑得喘吁吁地说：“找了你老久，你倒跑到这里躲起来了。你快参谋参谋。”

杨青转过身，问：“参谋什么？”

“啊呀，你怎么还不知道，团长，营长，连长，指导员，还有各排长，都在连部开会，跟前摆着沙盘，我在窗口一探头，就被发觉了，叫团长把我‘抓’进去了……”刘虎一口气讲了下去，快得打机关枪一般。

杨青说：“慢点，慢点，讲话也得有个标点符号，要不，会憋死。”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爱讲究文呀法呀的，这是什么时候了，还有工夫喘滋润气？”刘虎虽是这么说，话讲得到底慢了一些。“把班长叫了去了，你分析分析，任务能不能交给我们班？”

杨青考虑了一会儿：“嗯！看样子——有七八分希望。”

“你再估计估计，会有什么任务？”

“我估计，可能首先是侦察任务。”

“怎么侦察法？”

“我正在研究。”杨青说，“我有这么个想法，这些日子，

敌人的操舟机不是经常靠我们的渔船吗？我们出几个人，打扮成渔民，出海到二鼠岛附近打鱼，敌人看见我们到那里捕鱼，准会来船。要来的是大船，我们甩头就跑，反正只离我们两千多米远，等他靠近我们，我们也就快到咱们岛子边了，那时，就用炮火封锁住他们的归路，俘虏他们的这只船；如果他们来的是操舟机，上边最多三两个人，咱们就当场捉俘虏……”

“好计策！”是团长的声音。

原来团营首长和陈松来到班里，没找到刘虎和杨青，听人说到海边去了，便找到这里。他们走到岩石一侧，正听到刘虎和杨青讲话，便停了下来，团长向其他人示意不要惊动他俩。等到杨青讲到这一打算，团长才禁不住的喝采起来。

刘虎、杨青见首长们来了，连忙立起敬礼。杨青报告说：

“报告首长，九班战士杨青、刘虎正在个别谈话。”

团长拍了拍杨青的肩头，说：“小杨，你可真是将门之后，跟你爸爸学了不少战术思想。”

杨青的父亲是一位老红军战士，在战争时期，就是师长。只是因为负伤过多，年龄也大了，便在一九五六年退出现役。本来他是可以过退休生活的，可他坚持要求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到如今虽又是五年了，可他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部队。父亲对革命军队的眷恋，不知不觉地感染了儿子。杨青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常常穿起父亲的旧军衣，让爸爸喊着口令，练习步法、转法。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参加解放军的志愿，也越来越强烈了。一九五八年我军炮击

金门蒋军时，父子两人每天的第一件大事是看报纸。父亲从报纸上重温了部队那诱人的战斗生活，儿子则一直被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激荡着，恨不得插上翅膀飞上前线，和英雄们一起消灭敌人。去年杨青高中毕业，便向父亲提出要求：“我要参军去！”父亲听到这话高兴得什么似的，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他认为：军事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都需要老的一代传下去，新的一代接上来，象接力赛跑一般，一个接一个地、毫不松懈地跑到目的地。自己不能服现役了，就该叫儿子接上班。杨青入伍前，父亲和他做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说：“小青，政治上、军事上、技术上、体质上，不管从哪一方面说，你离开一个真正的战士还差得远。你既然有勇气跳进革命军队这个大熔炉，那就不能怕革命的烈火冶炼。”杨青来到三连，可以说一直遵循他父亲的话向前走。他为了不让别人对他特殊看待，曾经要求领导上，不要把自己是高级干部的儿子这个出身告诉大家。

现在，杨青听到团长差不多要给他泄露了这个秘密，连忙截住团长的话，说：“团长，我是在胡想。”

“不！你想的有道理。”团长转身问其他干部：“怎么样，咱们接受杨青的计划怎样？”

营长说：“我同意，把鬼引出来捉，比到鬼窝里捉好得多。不过得敌人愿意上当才行。”

“敌人会上当的，他们欺压人民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一定要上当。”团长又对连长说：“通知各班，都对这个方案进行研究，中午汇报。”

红色子弟建奇功

午后，四点多钟，阳光映射着平静的海洋。这是秋季难得的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一只小帆船行驶在翻滚着微波的海面上。船上有三个人，全是渔民打扮。那红脸的是班长陈松，那白脸的是战士杨青，那黑脸的是战士刘虎。说巧也巧，偏偏这一红一白一黑，三张面孔凑在一起，煞似《三国演义》上的刘、关、张。

小帆船顺风行驶，走得很快，不一会便靠近了二鼠岛。三人都不时地举目向大鼠岛张望，然而，那里却没有一点动静。

“他们今天怎么这么老实，还不来靠帮？”刘虎有些沉不住气了，“这怎么办？”

陈松思索了一阵，说：“继续向二鼠岛靠近。”

小帆船又前进了，二鼠岛越来越近，近得连那面青面獠牙的旗子被风吹得“哗啦啦”的响声都听到了。但是，大鼠岛上仍没有动静。

刘虎急了，说：“班长，去把那面破旗给他拔掉，看看他们还出不出来。”

杨青说：“那你就不用抓‘舌头’，叫人家抓你的‘舌头’吧！”

陈松说：“告诉你多少遍了，今天别叫我班长，要叫老陈。”

“嘿嘿！老忘记。”刘虎不好意思地说。“可他们不出来

怎么办？杨青，你这个计划，我看不行。”

陈松说：“落帆撒网！”

杨青和刘虎从小就下海捕过鱼，自然对捕鱼是内行。陈松虽然家住山区，但一参军就来到岛上，四五年来，为了工作需要，也学会了捕鱼、驶船的技术。

天，已接近黄昏，刘虎急得站起来，坐下去，眼睛一直没离开大鼠岛。平时比较沉着的杨青，这时也露出急躁的神色。只有班长陈松，坐在船尾上泰然自如的吸烟。

班长陈松把烟蒂往海里一丢，说：“喂，你们俩看见过打猎的来？”

刘虎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说打猎？”

“你们家都住在海边，只知道打鱼有意思，可不知道打猎也很有意思。”陈松也不理会刘虎的话，继续说，“我家住在大山旁，每年深秋初冬时节，老猎手们就带着我们年青人进深山。那山美极了，有各种各样的树，有各种各样的草。我们砍些竹子，打起个帐篷，算是在那里安家落户了。白天出去打猎，晚上回家，生起火来，老猎手们，一面烤着野味，一面讲故事。我们年青人，围成一个圈圈，用树棍拨弄着火苗，耳朵里听着老猎手们讲打猎的经验。有时闻到飞禽走兽被烤得飞出一阵阵的香味，不免要咽一口唾沫。这工夫，老猎手会说‘急着要吃？还早哩。你们要当一名好猎手，第一要练好枪法，第二要有耐性’。真是这样，有时你在那里蹲了半天，野兽也不出来，你急了，刚转身走开，它就来了。”

陈松讲到这里，停了下来。看看杨青的急躁神色，已经消失；刘虎这时向杨青作了个鬼脸，便安静地坐了下来。

杨青说：“对！我们非要等这个野兽出来不可。”说罢，便轻轻地哼起了《黑龙江波浪曲》。

忽然，从大鼠岛方向，传来了马达声。

刘虎望了望，说：“班长，来了！是操舟机。”

班长陈松，坐在船尾，连头也没转，说：“几个人？”

杨青说：“三个。”

“不要慌，看我的眼色行事。”陈松说，“一对一，把他们全部抓回去。”

操舟机很快的驶近了小船，为首的是一个蒋军少尉，后面有一个敌军士兵，胸前挂着美造冲锋枪，另一个是操舟机的舵手。

蒋军少尉用手枪对着小帆船，杀气腾腾地问：“干什么的？”

刘虎没好气的回答道：“没长眼珠？捕鱼的！”

“捕鱼？为什么跑到这里捕？”

刘虎见敌人还不上船，便更加没好气的说：“渔民不管这里那里，哪里有鱼就到哪里捕！”

“这里有鱼？”

“有，马上就会捕到。”

敌军少尉被激怒了，说声：“搜！”

操舟机靠上了小帆船，敌军少尉第一个跳了上来。刘虎心想：“这家伙，还起带头作用，那好！待会叫你带头当俘虏。”这时，挂着冲锋枪的敌军士兵也跳了上来。他俩上得船来，如临大敌，用枪指着陈松三人，经过一番详细搜查，见没有枪，才松了一口气。

“捕鱼的？”敌军少尉用眼睛盯着刘虎，“捕鱼的说话怎么这样呛？”

杨青说：“不来捕鱼，谁到这个鬼地方来？”

敌少尉一听火了，厉声厉色地说：“什么？这是鬼地方？”

“年青人讲话不知深浅。老总，别见怪。”这时，陈松才站了起来，说，“他是这个意思，要不是为了捕鱼，谁敢到这个惹是非的地方来。这话也对，大陆上的解放军常向这里开炮打你们……”

“什么？打我们……”敌少尉又火了。

“不！不！”陈松连忙改嘴，“我是按实在情况讲惯了。那就这样说吧！你们两军开战，我们要是不为捕鱼来这里专找挨打？”

敌军少尉看看陈松，觉得他讲话似乎老实一些，便想趁机摸点情况回去报功领赏。问：“你们是哪里人？”

陈松说：“雄猫岛的。”

“噢！是雄猫岛的。”敌少尉好似见了宝贝一般，“共军在雄猫岛上有多少炮？”

陈松说：“你问有多少大炮啊？一共有……”

“一共有多少？快讲！”

“你别急，也得让我想想。”陈松搪塞一下，换来了一段考虑怎样对付敌人的时间。“一共有……啊呀！老总，还说不上来。”

“妈的，你是岛上的人怎么说不上？”

“老总，你们大鼠岛上的炮让老百姓看吗？就是嘛！人家不让我们看。”